



凌霄花窗

◎方虹彦(河南平顶山)

那个夏天,由于身体原因,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学生和讲台,转岗到科室工作。

新的办公地点在办公楼二楼最西头,是一个60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室,紧靠南墙是三个用隔板隔开的办公区域,中间摆着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,由于极少用到,寂寞地落着灰尘,仿佛我那颗落寞的心。办公楼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老楼,南北两面的窗子很大,光线通透,但最西边冬冷夏热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。大玻璃窗外1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花架长廊,满架凌霄花藤蔓缠绕,层层叠叠,碧绿的叶子密不透风,花架像一个长方形的巨大伞盖,簇簇凌霄花鲜艳夺目,像红艳艳的小喇叭,张扬着夏的热烈和激情。

可是,盛夏炙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透窗而入,晃得人不敢睁眼,我不得不拉上窗帘,也没法好好欣赏窗外的美景了。一天早上,我开窗通风,发现一小段黄绿枝芽出现在窗口,顺着枝芽寻找,发现是从一楼

墙根攀缘而上的凌霄花。炎热的夏天,嫩得发亮的叶芽让人感到一丝绿意、一丝清润、一丝欣喜。第二天再看,嫩枝竟又长出了半尺高,微微突出的茎结处成对伸出叶茎,卵形叶子也舒展开来。我忽然有了一种期盼:绿影婆娑,花开满框的窗下,我临窗而坐,绿荫铺身,清凉在心。

我揣着小心思每天观察窗口的凌霄花枝,它以我意想不到的速度生长着,藤枝越来越粗壮,叶片越来越大。几天工夫,这根枝条已经爬到窗半腰的位置,而且藤结上长出短短的须爪——气根,它就是凭借那些气根攀墙而上到达二楼,牢牢地抓住窗边的墙缝抓住了窗框,藤条的上端还长出黄豆般大小的浅橙色花蕾。随后的日子里,不断有细嫩的藤枝攀缘上来,贴在窗子两边的墙上和窗框上,像捉迷藏的稚气孩童。有的气根调皮地扎进了窗框缝隙里,我知道它们的力量,怕弄坏了窗框,就把它们归拢到窗口周围,让它们攀附在窗子周围的墙上,它们

就像调教过的孩子一样,乖乖地贴在砖墙缝上了。攀上来的藤枝越来越多,叶子越来越密,长长的枝条悬挂于窗的上沿,成了稀疏的绿帘。花蕾也越来越多,越来越鼓胀,孕蕾早的已经红颜展露含苞欲放了,我的窗子“镶了”一框自然灵动的花边,俨然一个大画框了,室外的一切都进入画框之中:高大挺拔的白杨、苍翠傲然的青松、郁郁葱葱的桂花树、花坛、教学楼、跑道、花架长廊……直到秋深冬至,花谢叶落,只留下窗子周围粗细不等的藤条紧紧地抓住墙缝,和冷寂的冬天一起沉默等待。

春风是个神奇的魔术师,它所到之处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,植物结束了“冬眠”,恣意生长,办公室窗口四周的凌霄花藤也苏醒了,攒足了劲儿发芽、伸枝、展叶,在和煦的阳光下闪着白绿的光。窗口上方的枝条更多了,伸展下来,形成一道绿色的帘,枝枝叶叶在我的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影儿,随风晃动,绘成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春去夏来,

那些凌霄花枝陆续出蕾开花,今天艳红的喇叭亮在窗子左边,明儿右边又红亮一簇,不仅给我的窗户装上了明艳的豪华画框,也变成了绿色环保的窗帘。我不再需要拉上窗帘遮挡炙热的阳光,花荫布满办公桌面,我在这花荫下工作,心情随着摇曳的花荫而摇曳,清凉舒适。有时抬头看阳光下凌霄花清晰的叶脉,看花枝缝隙漏下的细碎光影,看野蜜蜂在橙红“喇叭”中钻进钻出,看豆角样的青青果荚,看凌霄花映衬下的高天碧空,清心宁静,清闲自在,便觉远离尘嚣繁杂超然物外了。

一窗凌霄花,虽是平常小景,却滋养了我的眼睛,也美丽了我的心情。也许因为凌霄花窗,我总是想起那段愉快的时光。也许是那段愉快的时光,让我更加想念那凌霄花窗!

消失的芦苇荡

◎陈延超(河南平顶山)

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会在大门外的高岗上停留片刻,俯视生长茂盛的杨树林,那里曾经是一片芦苇荡,脑海中总在追寻芦苇荡曾经碧波荡漾的样子,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童年的岁月是在芦苇荡的陪伴下度过的,每年春季,当春风吹醒万物,芦苇也如雨后春笋般露出了尖尖的角,嫩绿的芽儿昂扬向上,如同精灵一般充满活力。风儿吹起,芦苇慢慢地伸开手脚,像刚会走路的孩童,忽闪着臂膀,仿佛在盼着自己快快长大。经过春雨的滋润,芦苇甩开臂膀已蹿出一米多,亭亭玉立的样子清秀大方,令人一见,怦然心动。

天热起来的时候,芦苇荡已是一片葳蕤。当夏日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芦苇荡上,芦苇上方清凉的空气与夏日暖光相触,眨眼间,一团团白

色的云气在芦苇荡上弥漫开来,远远望去,云雾氤氲如同仙境。

清脆的鸟鸣打破了清晨的静谧,芦苇也仿佛一下子从梦中醒来,微风吹起,一个个轻轻晃动着身体,好像在揉着惺忪的睡眼伸懒腰。

中午时分的芦苇荡是一天中最热闹的,这也是我和伙伴们最开心的时刻。吃过午饭,我们一起涌进芦苇荡,蹚着浅浅的溪水,折上一根芦苇,用小刀截成几段,在上面钻几个小孔,简易的笛子就做成了。笛声清脆中透着悠扬,芦笛声、鸟鸣声、青蛙的呱呱声、孩子们的欢笑声,芦苇荡里仿佛在上演着一场交响音乐会。

芦苇由绿变黄时,苇干已经瓷实了,芦花也垂下头,深情地看着滋润自己成长的土地,仿佛不愿离开母亲的怀抱。

我家曾经承包过几年芦苇荡,芦苇用来编织苇席。

过了霜降就会收割,割回来的芦苇被打成捆,丈量铡好,细的部分用来烧火,粗的部分劈成芦苇篾片。母亲一般头一天晚上在苇篾片上洒水浸润,第二天早晨用石碾碾压。母亲站在石碾上,手拄五尺杆,双脚用力驱动石碾。开始时由于苇篾片厚,要费上一番力气,几次滚动下来,母亲笔直的身躯拱了起来,一只手抚摸着胸口,微微喘着气,额头已布满细密的汗珠。但她没停下,反而加快了速度,苇篾片在石碾的碾压下逐渐变得匀称,这时母亲松了口气,轻松地站在上面。我在旁边耐不住好奇心问:“刚才为啥不歇一下?”母亲告诉我:“那是关键的时候,就像上坡一样,不能掉链子,一旦松劲,反而要花上更大的力气。”那时的我似懂

非懂。

苇篾片碾好后还得削掉上面的苇皮,然后才能编席。父亲蹲下身来,先选上几根苇篾摆好,手指如同纺线一样一掀一放,再用撬席刀子修整几下,席子的模样就出现了。编席时要特别小心,上面的杆子极易扎到手,但最难受的是腰。编席时基本上一一直弯着腰,父亲每次编完站起时,腰都疼得需要搀扶才能起身,起来后还得原地站几分钟,发麻的腿才能恢复正常。那时一张苇席能卖十五元,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,我们兄妹三人的学费也要从中支出。

现在,苇席渐渐被竹席取代,芦苇荡占的那片地被分到了各家各户,芦苇也被杨树取代。但每次走到那里,我还会想起曾经的那片美景,那段靠芦苇支撑生活的岁月也会在心中发酵、升温,湿润我的双眼。